



深度 生死观

疾病王国（七）

疾病王国：衰老與死亡

几千年前秦始皇去找的长生不老药还没找到，而今最发达的科技也无法阻止身体走向死亡。衰老，意味着失去社会地位，失去他人的关注，从而失去自己。衰老不仅是人类身体的生理反应，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的判断。

钟玉玲 | 2018-09-30



图：许思慧 / 端传媒

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每次走进医院，我都可以感觉到一股巨大的负能量在盘旋，夹带着病菌向人袭来。从来没有人会把医院与一切积极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乌云密布，诊室外坐满一排排等着看病的病人，满脸皱纹的老婆婆，每走一步都在颤抖的老爷爷，病人脸上写满了各种复杂的情绪，但绝对没有喜悦，除了沉默、悲伤，就是忧愁、不满，坐如针毡的他们，一下抱怨排队太慢，一下抱怨厕所太脏。

诊室内医生忙得眉头紧皱，有时还急得火冒三丈；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总是不断应对病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没甚好语气。整个医院也许只有妇产科仅存一点人间的欢乐，但根本不足以抵挡疾病和死亡的威力。医院，这个身体博物馆，是人世间最接近死亡的地方，展出了各种衰老和疾病的故事。

在常人的观念中，医院是老年人出没的地方。这暗示了衰老与疾病之间的紧密联系，更甚，还有死亡。的确，医院中需要接受长期治疗的病人中，老人占了大多数。

在我住院的时候，特别是在ICU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只有两名，其他都是超过五十岁的病人，六十岁以上的病人占了七成。即使到了普通病房，六十岁的老人还是占了大多数。而像我这些躺在老人堆中的年轻病人，经常受到异常的注目。也许是因为大多医护人员，特别是护理人员都比较年轻，对于衰老，与其说他们坦然面对，不如说是视而不见。除了接受衰老，他们还要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死亡。

某个夜里，一个难得可以深睡的夜里，我却还是被吵醒了。这里是ICU，深夜抢救就是家常便饭。抢救就是一场和时间进行的赛跑，过了黄金时期就回天乏术。这次要抢救的是在角落里的老伯，他患的是什么病我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才从急诊转上来的，从护士平日交流病情时得知，老伯的情况不容乐观，之前患有前列腺癌，基础病还很多，可谓是一副饱经摧残的身体啊。ICU通常夜里都没有值班的医生，只有护士护理病人，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就必须向神经一科和二科的值班医生求助。两个护士加上两个医生，就组成了一个抢救小队。

恐怖的午夜来电

但今晚的抢救却没有往常的惊心动魄，没一阵，我就听到心跳检测器跳停的声音。时间赢了，只留下活着的人怅然若失。这时护士开始通知家属病人病故的消息。可以想像，家属每每接到医院的深夜来电是比恐怖电影还要可怕的一件事。后来妈妈曾经告诉我，我抢救的时候，好几个凌晨接到医院打来的病危电话，还要跑到医院去买免疫球蛋白，听到这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晚上。

在经历了别人的死亡和自己的濒死之后，我反而领悟到，这对于最终获得平静的病人来说并不是坏事。死亡也许只是一个没有痛苦的长眠。这时，护士已经打完电话，一边收拾一边等待家属的出现。她也许注意到我还醒着，于是就走到我的床边。

“没有吓到你吧，没事的，那边的老伯去了。生老病死不就是人生必经的历程吗？你还年轻，还远着呢，好好睡吧，这样才能好起来。”

她的眼神透露出疲惫，但护士还是很温柔地对我说出一番安慰的话来。我明白她的意思，可我不能停止思考，毕竟，我也曾经无限接近死亡。对我而言，可怕的绝不是死亡这个事实，而是大家对死亡的态度。

年轻等于生命，衰老等于死亡，这样的认知是否存在问题，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英年早逝的人大有人在。可人类对于衰老、疾病和死亡的憎恨和厌恶却从未停歇，如果年轻等于活力，那么是否意味着拯救一个年轻人的价值大于拯救一个老人。换句话说，年轻人的命比老人更值钱。但，哪个老人不是从年轻人变来的呢？

一阵低泣打断了我的思考，老伯的家属来了。护士和医生在一旁安慰了几句，或许也明白老伯的病情很重，早有心理准备，家属的哭声慢慢减弱了。接下来就是办理手续，然后安排老伯的身后事了。我明白像这样死亡事件并非个别例子，每时每刻都会发生，都在发生。当我们在享受青春，感受生活的时候，衰老已经在发生，死亡也紧跟其后，悄然无声地带走一个生命。

电车难题

我曾经问过一名医生，到底他是怎么看待衰老和死亡的。

“我不认为老人的生命没有价值，在我看来，所有病人的生命都一样有价值。”

我觉得这个答案还是太教科书了，他还没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于是我抛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作诱饵。

“我换一个问题吧，如果有一个疯子把一个年轻人绑在双轨电车的一条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两个八十岁老人。你应该会拉拉杆吗？”

我看到医生的神情瞬间发生了变化，也许他已经察觉出这个问题的深意。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医生尴尬地说。

我还是不放弃，再加了一股劲，“如果老人是你的父母呢？”

“那当然不拉，我总不能让我的父母去死吧。”医生果断地回答。

“但后来你看清了才发现，原来那个年轻人是你的儿子，那你救谁？”我笑着说。

医生皱着眉头看着我，显然，他不会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只能笑着打圆场。但我已经得到他的答案。“电车难题”是由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以批判功利主义，即道德抉择应根据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其实无论怎么做，都是存在不道德的问题。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都为此做了无数实验，得出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正如休谟（David Hume）所言，在道德领域里，人类只是激情的奴隶。

或许这个难题显得过于极端，那么我们回到现实中来思考衰老和死亡。许多人类学家与民俗学家都曾经研究过，在原始民族中确实存在弃老的习俗。在中国汉水流域中游及其支流，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古代“寄死窑”，专供到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等待死亡之用，湖北

甚至发掘出成对出现的“寄死窑”。此外，亚洲其他地区，如日本、韩国、印度等都发掘出古代的“弃老山”。

衰老于人生的意义

日本小说家深泽七郎也根据日本传统的弃老传说写出短篇小说《栖山节考》，该小说后多次被改编成电影。故事发生在日本的信州一个贫困的小山村，这里有一个传统习俗，老人一旦到了七十岁，不论身体健康与否，都会被送上“栖山参拜”，让灵魂回归山神，实质即是让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在山上等死。故事主人公，六十九岁的阿玲婆，在被儿子背上山之前，把家庭都料理好，早早打理好后事，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在现代人看来，这种传统绝对是恶习，不少学者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弃老习俗曾经存在，理由是以孝治天下的儒家文化绝不会做出这样不孝之事。我亦不会用落后文明的进化论来理解这个问题。在生活中，许多老人被子女丢弃在医院、养老院，日盼夜盼也没有等来一声问候，偏偏只有在争家产的时候才见到子女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对于这些老人来讲，他们只能在护工的照料下存活，倘若护工并不能尽心护理，老人将过得比关在动物园的动物还不如，原本应有的生活和尊严渐渐失去，就同死亡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我看来，与其用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解析为何要善待老人，还不如深入去拷问，衰老与死亡对于生命的意义。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创造价值的是年轻、生命力和速度。自然，老人所代表的衰老、疾病和死亡会被人所厌恶。人们崇尚年轻，惧怕衰老，毕竟喜爱皱纹、能说出“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一个年轻人的青春是美的，一个老人的苍老同样是美的”这样的话来只有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和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为了留住青春容颜，不惜花重金对自己动刀，注射各种药物，甚至整形的女性不在少数。

然而，到目前为止，几千年前秦始皇去找的长生不老药还没找到，而今最发达的科技也无法阻止身体走向死亡的脚步。衰老，意味着失去社会地位，失去他人的关注，从而失去自己。从前的我不再是今日的我。连西蒙·波伏娃（Simone Beauvoir）也直言很难接受衰老，“因为它一直被视为另一种物种，这样，我变成了另外一类，而我还是我自己。”说到底，衰老，不仅是人类身体的生理反应，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的判断。脸上的皱纹、发白的

头发、发抖的四肢都在他人的眼光下放大。人厌恶衰老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拒绝死亡是因为他们还未了解生命的意义。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已经说得很清楚，“人的必死性，是现实存在的主要事实；死亡，是生命的主要真相”。

生命，是一段时间走在身体上的单程旅行。也许我们会在路上相遇，也许我在出发的时候你已经到达目的地。无论你现在走到哪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次旅行，总有一个终点站。

注：迈克尔·欧克肖特，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

生死观

疾病王国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疾病王国序章：我背后拖着长长的阴影，因为我站在阳光之下

我试图实践桑塔格的箴言，用“他者”的角度对身体作一次自省式田野调查；对自身疾病的民族志描写，也是我反思生命意义的途径。

疾病王国：永远走在康复路上的西西弗斯

人从健康王国放逐到疾病王国的时候，身上就带着疾病的枷锁，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相对于疼痛的折磨，让人在生活中蒙羞才是无期徒刑。

疾病王国：荒废的身体知觉

既然人居住在身体当中，通过训练来调整知觉行动，即使你把身体只当做是工具，那么改善这个工具也必定能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疾病王国：在病榻上，我重获了我的感官知觉

现代生活中过于丰富的感官刺激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感受生活的色彩。反而是在住院经历了感官饥饿，重新开启我的感官知觉，用身体去探索这个新的国度。

疾病王国：都病成这样了，头发还重要吗？

我知道大家都肯定在想，都这份儿上了，好不好看还重要吗？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何种坚持，直到出院，我也没有把头发剪短，一直躺在自己油臭的头发上过日子。

疾病王国：妈妈的手

我从来都没有问，妈妈要的是什么。自我在她的生活中出现后，原本属于她的这一切都被挤走。我，才是那个自私鬼，抢走一切，而后又想一走了之的人。

疾病王国：疼痛的苦难

要用何种态度面对疼痛，恐怕只有遭受过疼痛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由于我本身所患之疾病从未得到疼痛的恩宠，对于疼痛反而有一种期待，因为感受到疼痛于我还是一种存在的证据，身体在无声无息之间腐坏所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这肉体的疼痛。